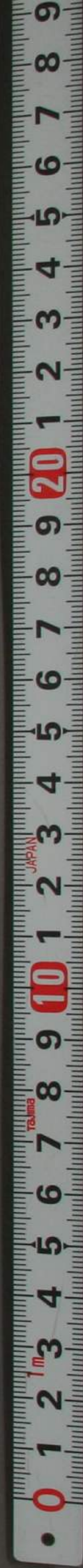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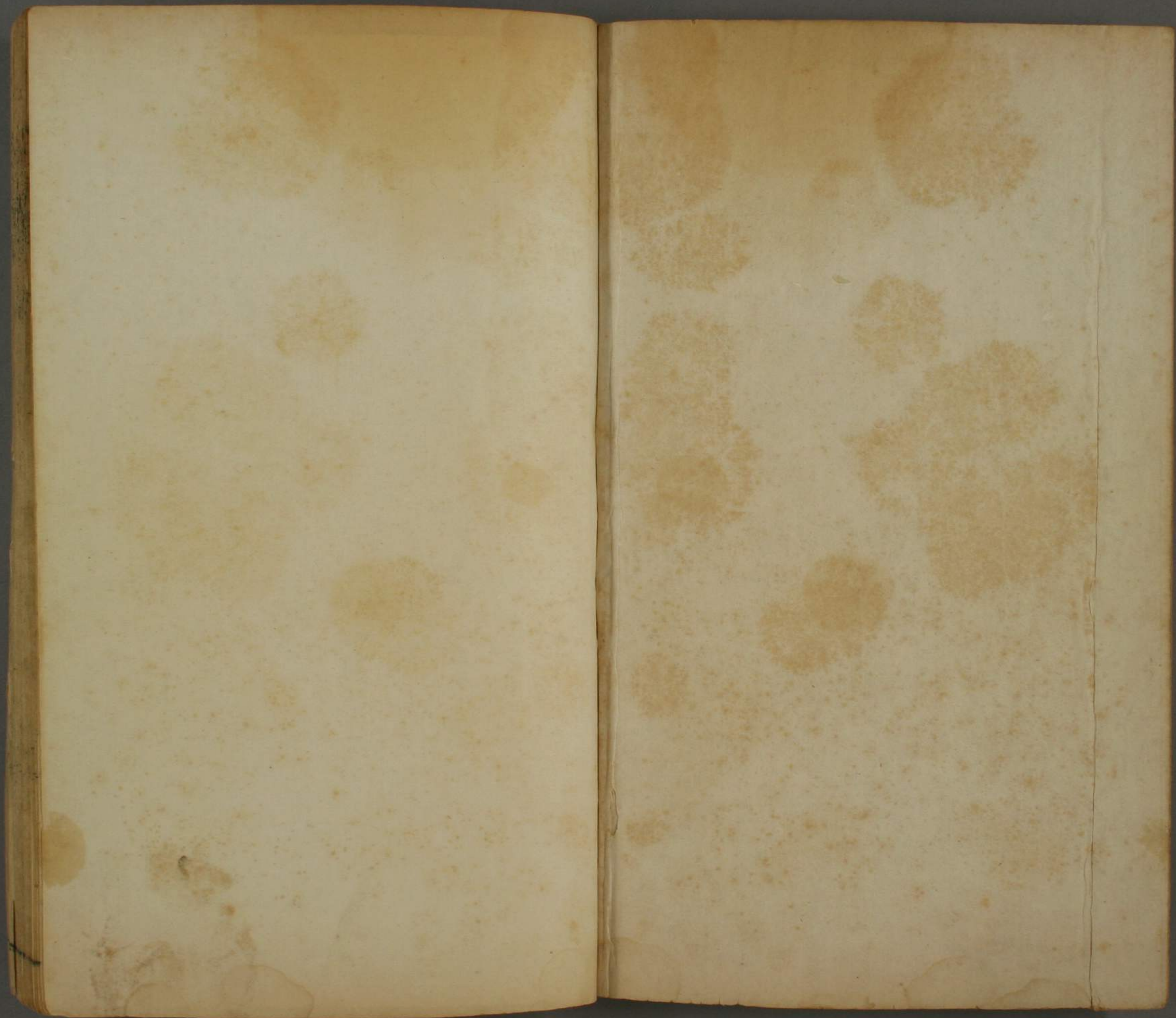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10





第四十回

獻荊州王粲說劉琮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留。近聞荊州劉景升病在危篤，借此郡以圖安身。兵精糧足，可以抗拒曹操也。玄德曰：公之言甚善，奈何備感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無義之人。眾皆嗟嘆不已。孔明曰：且理會軍伍。事靜軒有詩曰：

天下紛紛逐鹿晨，饑禽尚且欲投林。不辜不負非貪取，真有中原王者心。



却說夏侯惇軍回至許昌而縛見操跪于階前請死操乃就教解縛請上廳問其故惇曰某至博望坡下遇敵軍欲盡力去取劉備被諸葛亮用火攻火起處自相殘害十傷戰敗賞人此等舉動他人莫只誰謂老奸非妙人也四五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用火攻惇言于禁曾言悔之不及操問于禁禁將前以答之操曰文則固如此高才堪任大將軍矣遂厚賞之操曰吾心上所憂乃劉備與孫權也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百萬之眾不乘此時掃平江南失其機會也便得令起兵五十萬曹仁曹洪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隊夏侯惇夏侯淵為第三隊于禁李典為第四隊吾為王將領文武大將為第五隊各引兵

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三千軍在先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開路遇水疊橋遲日出師必得大勝荀彧等守許昌選定在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末旬丙午日出師時大中大夫孔融上言諫曰荆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室宗親又不曾侵犯境界又背朝廷江東孫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今若興無義之師損軍折民大失天下之望操叱之曰劉備數侮于吾是吾心腹之大患劉表養之必為反背孫權逆命安得不討之耶再諫必斬孔融出府長歎曰以不仁征伐至仁安有不敗乎時有御史大夫郗慮從者聽之說與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入見操

慮曰丞相欲知孔融友乎操曰公試言之慮曰融尋常戲侮丞相知否畧舉其一二以正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之星地有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唐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皆因好色而亡國今世何不禁其婚姻耶此融之深譏丞相也又嘗記一日丞相問姐姬之事融對曰武王伐紂以姐姬賜周公丞相以融學博謂書中所紀深信之後又聞之有云姐姬却被武王斬之丞相又問融曰以今時度之想必當初如此矣是融看丞相何如人耶曾與禰衡互相稱贊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向者衡之辱丞相乃融之使也此皆

不足論融與劉備劉表甚厚常常音信往來融又對孫權使誘論朝廷潛通消息此可見融大逆不道之情也曹操聞之大怒曰御史之言是也可喚此賊斬之于市遂命廷尉來捉孔融融二子正在家對坐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赴法場二公子何故不起一子曰那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言未畢廷尉又至盡捉融家老小斬之滅夷其族號令融父子屍首于市京兆脂習是義人脂習曰伏屍而哭曰文舉捨我而死吾何獨生乎人報知曹操操欲殺之荀彧曰某聞脂習常諫孔融曰公剛直太過必罹世患乃義人也不可殺操赦之習收融父子屍首並皆葬之後來史官隣

孔融之才而作讚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嘗滿樽中酒不空交

華絕世代辭語侮曹公脂習憐剛直收屍解送終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是

以孔父正色不容弒逆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

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

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啟機于身後也夫嚴

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屈委屈可以偷其生哉慄慄

焉皓皓焉其與現王秋霜比質可也

遂昌尹氏曰自古篡弒之賊必先去其所忌之人孔融

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固曹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慮

鯁大業其言是矣故綱目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

曹操怒斬孔融後遂令五隊軍馬先發三隊次第而行却

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托孤時尚未知操兵來

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荆州見劉表表曰吾今病在膏肓托

孤于賢弟我子無才諸將零落我死之後賢弟可攝荆州

玄德拜于床下曰備當盡竭忠誠扶助賢侄安敢以攝荆

州之重任乎玄德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兵來玄德急

辭劉表星夜再回新野孔明問其故玄德乃言托孤之事

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遠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

舉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却說劉表病重又聞曹操領百萬之衆來平江漢此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弟劉玄德輔佐長子劉琦作荊州之王蔡夫人聞之大怒閉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其時長子劉琦知父病重急離江夏逕到荊州探父病症至外門蔡瑁急當住曰荆王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籬其任至重今棄其衆而遠來倘東吳兵至如之柰何入見父必生嗔怒其病轉增非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立于門外大哭一場上馬再回江夏八月戊申日劉表在內大叫數聲而死後來史官有詩讚曰

昔聞表氏居河朔今見劉君霸漢陽無決有謀空戰討外寬內狹遠賢良紹因譚尚須傾國表爲琦琮立喪邦觀此可爲千古戒怨魂應是遶荆襄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

者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

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誇踊漢南術鷹揚河朔然皆

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

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

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于

羽遠矣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曰假寫遺詔令次子劉琮荆州

為王方舉哀報文武知會此時劉琮方年一十四歲頗聰

明乃聚眾言曰吾乃漢室宗親有荆州之地今父辭世吾

兄見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王倘

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眾官未有言對只見階下幕

官李珪出班答曰公子之言理當至善可急發哀書報知

江夏就請大公子為荆州之主就教劉玄德一同理事非

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計也蔡瑁向前言

曰汝等何人敢亂言以逆故主之遺言也李珪出大罵蔡

瑁曰皆是蔡氏宗黨逆子送了荆襄之九郡吾寧死不願

為亂法度之人也蔡瑁令推出斬之將首級獻于階下遂

立劉琮為主不報劉琦與玄德知將靈柩上車蔡氏宗族

并分領荆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劉琮前赴襄陽屯紮以防

劉琦劉備之亂就葬表于襄陽城東四十里漢陽之原却

令治中登義別駕劉先守荆州琮到襄陽却纔下馬有人

飛報劉琮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來琮遂請蒯越蔡瑁

等眾商議東曹掾傅巽字公悌進言曰今故主新王大公

子在江夏今却不知他若知時則興兵奪之荆州危矣此

一利害也如今主公自在襄陽又不報玄德知之今新野

止一江之隔他若得知必興兵問罪此二利害也操引百

如此舉動不詳極矣如何得久

李珪亦通

劉琮大通

萬之衆欲吞江漢此三利害也雖有三處之害巽有一策
 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亦足保主公之名爵也琮問之
 巽荅曰不如將荆襄九郡人馬獻與曹公曹公必重待于
 主公也此公于大通琮之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
 何受制于他人吾不為也蒯越曰傳公悌之言是也主公
 如不納諫其危有三琮曰何為三危越曰逆順有大體強
 弱有定勢今曹丞相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以
 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此名國危一也主公以新造之楚
 而抗拒中國言似有理所以惑人百萬之師此為勢危二也主公勢弱必求于
 玄德以援之量玄德何足以拒曹公若使足拒曹公則玄

德安肯居于主公之下哉此號身危三也有此三危而欲
 與曹公爭衡正如以一塊土而填大海豈不難乎况兼荆
 襄之衆聞曹公之兵勢若飄風威如雷電未戰而膽先寒
 安能與之敵哉琮曰諸公善言非吾不從安忍以先君之
 業一旦廢之此誠取笑于天下也言未畢一人昂然而進
 曰吾有片言為荆襄悠久之計還可聽納否衆視之乃荆
 州上賓山陽高平人也姓王名粲字仲宣曾祖王龔漢順
 帝時為太尉祖王楊漢靈帝時為司空父王謙為大將軍
 何進長史粲年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時邕高賓滿座
 聞粲至倒屣迎之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一座之中皆驚

曰蔡中郎何爲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
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皆與之年十七司徒辟召除
爲黃門侍郎因西京擾亂皆不就避地來荊州劉表以爲
上賓蔡博聞強記人皆不及與人共行觀道碑碣人問曰
卿能闇誦乎蔡曰能因使背誦之不差一字觀人著棊碁
局壞之蔡復爲擺着棊者不信以帕蓋局蔡另取一局以
擺之令相比較不差一道一子又善筭具筭術畧盡舉筆
成章無所改抹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當時對劉琮曰僕
有愚計願進之于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蔡曰天下
大亂豪傑並起今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
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今古之成敗
能先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
吾不如也蔡曰如其所聞曹公乃大傑也雄畧冠時智謀
出世權表紹于官渡驅孫策于江外逐劉備于隴右破烏
丸于白登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
就可知也將軍若聽蔡之言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
操操必重待將軍保已全家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
之計也蔡遇亂世流落托命此州蒙將軍重用敢不盡言
將軍明聽勿使後悔琮曰先生教之雖是如此亦須告稟
母親知道蔡夫人在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宣之言公悌

此破國亡家之妖婦也可殺可酬其言一何足聽哉
之謀異度之見興廢之事所見相同何必告我便遣人寫

降書令宋忠潛地逕投曹公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
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加忠烈侯賜衣服鞍馬分付教劉
琮出廓迎接便着他永為荊州之主宋忠拜別曹操而回
襄陽將次渡江路上撞見一枝人馬宋忠無路得避只得
相迎乃是關雲長也雲長盤問宋忠忠懼怕不敢抵諱只
得以實告之曰劉荊州已死立劉琮為主聞知曹操軍馬
到來使忠賫送降書到宛城投曹操了雲長大驚隨捉宋
忠來到新野見玄德雲長備言其事玄德聞知哭倒在地
未知性命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却說玄德聞知劉表以死劉琮降曹情感于中淚泣已絕

極哀之談絕妙之老張大聖人

衆將救醒張飛曰大事既然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大兵
渡江奪了襄陽殺了劉琮哥哥便是主也玄德曰你且緘
口我有斟酌按劍而指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
報我今欲斬汝之頭不足解吾之怒汝可速去宋忠曰恐
縣外人殺也玄德曰放汝而復殺非大丈夫也誰敢違吾
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之間忽報江夏公子
差伊籍來到玄德思想昔日之恩下堦而接請于堂上禮
畢玄德稱謝前恩問其來意籍告曰昨者大公子同籍撫

守江夏忽聞得劉荆州已故被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公子遂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籍來賫哀書呈上玄德拆書視之書曰

孤子劉琦謹獻哀書上達于叔父大人座前近聞先君薨于荆州繼母與蔡瑁張允二人商謀不即報喪矯立弟劉琮為九郡之主大亂綱常實難容忍伏望叔父垂憐盡赴麾下精兵約會同滅惡黨共取先君之基業實為萬幸泣血拜書立待批回時建安十三年

玄德看書畢與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為主又不知將九郡已獻曹操也籍大驚曰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前赴襄

陽誘劉琮出接就擒下盡捉諸黨殺之則荆州已屬使君矣機伯孔明都是至言玄德腐甚不可與然亦畏操甚也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吾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而言

曰吾兄臨危之時託孤于我今若背信自濟吾死于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劉荆州耶孔明曰如不舉此事目今操兵已至宛城前軍離此不遠矣將如奈何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樊城在襄陽正商議間數次人飛報操兵已到

博望了玄德慌教伊籍回江夏整理軍馬遂求計于孔明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此屯劄不住了便差人四門掛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小男女限今日皆跟

吾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曹軍若到必行不仁傷害百姓
一連差十數次催趙百姓便行就差孫乾往西河兩岸調
撥船差救濟百姓然後便差糜竺送各官老小到樊城已
將百姓盡行起身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人各帶
布袋去白河上流頭埋伏用布袋裝上磚石土泥堰住白
河之水到來日三更已後只聽下流頭人馬喊嘶此是曹
兵敗矣急取布袋放水滄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雲長
受計去了孔明喚翼德引一千軍去白河渡口埋伏曹軍
被滄此處水勢最慢人馬必從此逃難可乘勢殺來接應
雲長翼德領計去了孔明又喚趙雲曰你可引三千軍先

取蘆荻乾柴放在新野近城人家屋上各處隅頭上暗藏
硫黃硝磺引火之物來日是昴日鷄直日黃昏後必有大
風大風若起曹軍必入城安歇汝將三千兵爲四隊汝自
領軍一半一半分作三隊縣南北西門各五百軍先將火
鎗火砲火箭射入城去火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教
走你却東門外伏定敗軍亂竄不可攔住只顧在後擊
之敗軍無心戀戰必然奔走此乃寡敵衆計也必得全功
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便回樊城不可遲誤趙雲聽令
亦去孔明再喚糜竺劉封二人可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
半青旗去新野縣外三十里鵝尾坡前擺開青紅旗號混

雜如曹軍一到糜芳一枝軍紅旗走在左劉封一枝軍青旗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却分去縣東西南北角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接應主公時刻休悞二人領計去了玄德與孔明登高望之孔明調撥已定却說曹仁曹洪爲前部先鋒引大軍十萬戰將數員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鉄甲軍望新野進發時日當正午來到鵲尾坡許褚問鄉導官曰此處至新野有多少路答曰只有三十里許褚差數十騎探聽望見坡前人馬擺開撥馬回報言說前面依山傍嶺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不知多少許褚教執一面皂旗領三千軍一齊向前劉封糜芳分爲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旗色不雜隊伍不亂許褚勒馬教休趕左右曰何爲不趕褚曰前面必有埋伏之兵你等只就此處住劄我去稟先鋒許褚一騎馬來見曹仁稟說前事曹仁曰豈不聞兵法云有虛有實之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吾乃追之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一人不見此時紅日墜西許褚却欲進縣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忙引軍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褚見了大怒尋逕路上山狹路撞木砲石打將下來者不能前進只聽得山後喊聲大振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

曹仁曰且去搶新野城安歇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之
兵城中又不見一人曹洪曰此是計窮勢孤所以盡帶百
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身來日黎明進兵此時各軍飢
餓走乏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
後狂風大起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這火是軍士造
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數次飛報南北
西三門等處皆火起曹仁急叫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
下通紅當夜之火又勝博望燒屯之火後來史官有詩曰
姦雄曹保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
祝融飛下燄摩天雕梁畫棟爲焦土鐵馬金戈冒黑烟

惟有臥龍施妙策神機全在火攻篇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忽一人報東門無火曹
仁等急衝出東門門上火滾烟飛軍士逃出自相踐踏死
者無數却說曹仁無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處趙雲
引一軍趕來混殺一陣曹仁敗軍自逃性命誰肯回身廝
殺正奔走之間糜芳引一軍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
走劉封引一軍又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
半焦頭爛額却便走到河邊人馬都下河吃水人爭飲水
互相喧嚷馬見河水亂行嘶吼却說雲長在上流望見新
野縣火起度其時候軍馬已到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

急令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衝流人馬皆溺于
水中曹仁引眾將望水勢優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
只聽喊聲大震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乃燕人張
翼德也兩軍混殺一處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起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至獻帝建安十三年戊
子歲共九年事實

總評

孔明火燒水浸百發百中曹操不爲灰定爲泥矣一
笑一笑

蔡夫久短見白白把荊州送與別人與今之弟兄爭
家爭獻豪門者一箇樣子可笑世上人大愚不悟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敗走江陵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就與交鋒。不十餘合，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江到上流。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揮動三軍，盡至新野漫山寨野下，任寨柵。」

操教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
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到襄陽必用先買民心民心
念念為民仁人也若定縱兵微亦可守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
一槩盡起兵二縣為葶粉矣不如先使人招安劉備縱然
不降亦可以見愛民之心也若使事急來降則荊州之地
不須征戰矣然後舉荆襄之兵可圖江南也曹操曰善可
使誰去劉曄曰徐庶舊與劉備至厚見在軍中何不命他
往說之操曰他去不復來怎生奈何曄曰庶若不來貽笑
後世使之勿疑喚徐庶至操曰吾本欲踏平樊城奈憐眾
百姓之命汝可往招安劉備如肯來歸降免罪賜爵如若

執迷不順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今知汝忠誠不疑使之
汝無負吾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
日之情已畢庶曰操使某來乃假買民心操之奸計也某
若不還致惹萬人之笑又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
家惟相與心期如此霸之業盡此方寸也今老母已喪今日無益於事終身若設一
謀非為人也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今操分八路
之兵填平白河踏碎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庶辭別而
去玄德與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
襄陽暫歇此為上計是也玄德曰爭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
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相隨者同去不願者留

下先使雲長去江岸準備船隻就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若老若幼是氏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乃說劉備並無降意操大怒即差五萬兵去填白河分八路軍馬尅日進兵却說新野樊城百姓知大軍至只見後面扶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扯住問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那百姓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差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

旗壕邊密布鹿角拽起吊橋玄德勒馬於門邊大叫曰賢姪劉琮吾但欲救百姓與你並無疑心可快開門人報劉琮劉琮懼怕而不能起蔡瑁張允聽知劉備喚門逕來敵樓上叱之曰左右與我亂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忽然城中一將默然跳起引數百人逕上城樓來殺蔡瑁張允此人是誰身長九尺面如重棗目似朗星如關雲長模樣武藝獨冠江表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好、一、個、魏、文、長、字長延大呼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賊以圖爵祿非義士之所爲吾今願請使君入城誅賊輪刀砍死守門將遂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領兵殺入城以討國賊

張飛躍馬欲引軍入城玄德急扯住曰休驚百姓飛因城上人放箭恨不得踏平襄陽爭奈玄德不肯魏延正言中間一將飛馬引軍而至叱之曰汝是無名下將安敢亂言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面貌雄偉南陽宛城人也姓文名聘字仲業乃荆州之大將也挺鎗躍馬直取魏延兩下無一處不為着百姓其人也軍在城混戰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也孔明曰江陵乃荆州緊要錢糧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勝襄陽多矣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戰文聘從已至未手下人皆折盡

匹馬出城後面蔡瑁張允又趕魏延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却說同行軍馬數十萬大車小車數千輛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道路之傍偶見劉表墳玄德引眾將拜於道傍痛哭而告曰不才辱弟劉備無德無仁失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得已望兄英魂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曹操言甚悲切三軍無不下淚後軍報曰曹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次後渡江趕來也可不速行孔明曰江陵要緊可以拒守今擁大眾十餘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到得江陵倘曹操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

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後來史官習鑿齒論劉玄德此是第一件好處

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

極說得好

不失道拜景升之墳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

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膠撫寒含蓼問疾而已

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後宋賢有詩曰

同難甘心從百姓顧恩揮淚動三軍襄陽官道興兵日

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相傍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至可遣雲長往

江陵求救於公子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江陵今襄陽府玄德從

之修書使雲長孫乾引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

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管顧百姓而行走十餘

里後歇却說襄陽城中因文聘魏延廝殺殺死數萬餘人

事定之後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喚劉琮相見琮懼怕不

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琮教與文聘同去王威密告琮曰

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心必懈弛無備矣願君奮整

騎兵數千騎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

坐而虎視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

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會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瑁叱

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逆順之理安敢說吾王也威怒曰賣

國之徒吾恨力不足以啖汝也瑁欲殺之蒯越勸住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荆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太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關艦艨艟大小戰船七十餘隻原是瑁等二人管領操加瑁爲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又曰劉表在日希望爲荆王不遂其志已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吾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何故加封

如此顯官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知人乎吾所

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老奸今權且用之成事之後使當殺戮

荀攸見說愕然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所說曹操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操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香花燈燭迎接文武官員俱拜階下操喚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也遂加蒯越江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傅巽爲關內侯王粲爲關內侯丞相掾以下五人皆爲列侯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大驚辭曰琮不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

朝爲官免在江陵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只得
拜辭而去與蔡夫人同往青州去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
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五騎趕
上劉琮全家殺之以絕後患于禁得令行不數程趕上某
傳丞相令教殺汝蔡夫人抱子劉琮痛哭于禁喝令軍士
下手止有故將王威奮力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全
家被于禁殺了便回靜軒詩曰
疎賢信佞欲偷生空獻荆襄九郡城
晨牝懦兒駢首戮誰知曹操不容情

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隆中尋孔明妻小搜尋不知去

孔明先藏家

春而佐劉勝

徐庶遠矣

向原來孔明先令人搬送去三江內隱避之操深恨之及
襄陽既定劉玄德已去二十餘日荀攸諫曰江陵乃荆襄
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動搖操奮然怒曰公不早
言孤已忘之隨即拘集諸將新舊中皆無文聘使人尋之
方纔來到操曰你來何遲聘對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
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於
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遂不得已以至如此實懷悲
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操愴然曰真忠臣也除江夏
太守賜關內侯操教文聘引軍指路操問左右此時劉備
約行有多少路知者答曰聞劉備一同百姓日行十數里

計程只有二百餘里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軍馬速即前去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違令者斬諸將得令都來揀選好馬鎧甲拴束已了曹操自騎戰馬帶領中軍能征慣戰五千人一齊上馬自監督衆將星夜趕來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下回便見

長坂坡趙雲救主

曹操親領鐵甲五千限一日夜趕上玄德令如風火誰敢怠慢都跟文聘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去了絕無音信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

親往催促劉琦昔日感公之教以獲全生今公一往事必諧矣孔明不敢推辭引劉封帶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應允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正行之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無半點光彩耳邊只聞噓啣之聲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棄百姓而走玄德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此安忍棄之雍曰王公戀而不棄禍不遠矣便問前面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當陽縣這座山名爲景山玄德曰只就此山扎住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宿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

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忙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迎敵曹操率精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忽一彪軍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回顧觀看南邊有千百人馬殺到長坂坡下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王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兵投東北角去背後許褚趕來張飛保着玄德殺散鐵騎迤邐望東而走漸漸喊聲遠去玄德方纔歇馬喘息未定回看手下隨行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皆不知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戀我遭此大難吾家老小皆不知下落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

乎正恹惶嚎啕之時忽見糜芳面帶血淚前跪於馬前口言反了常山趙子龍也投曹操去了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故人安肯反也張飛曰他知我等勢窮力盡反投曹操以圖富貴此乃常理也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患難之時他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能搖動乎糜芳曰我親見他投曹操去了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之張飛曰兄弟親自尋他去如撞見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也子龍必不棄吾任他自去不要相逼吾料子龍必不棄吾也張飛喚眾將跟我來只有二十餘騎跟去其餘都跟玄德去了張飛引二十餘

騎同至長坂橋張飛回看橋東一帶樹木飛生一討教從者二十餘騎却欣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則在樹林內往來馳騁飛遠看笑曰這二十餘騎可當五百人飛自橫矛立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說趙雲自四更軍至與曹軍廝殺往來在曹軍陣內衝突尋不見玄德又失了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主人家眷二十餘口至親三口甘糜二王母小主人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答平昔知遇之恩此時只有三四十騎隨從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嚎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着傷帶血而奔走者不計其數尸橫遍野血流成渠十萬居民四方八面亂竄逃命子龍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子龍近前視之却是簡雍雲急問曰曾見王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趕散二王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身上馬轉過山坡被一將背上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雲曰隨騎的馬借一匹又着二將扶簡雍先去報主人我上天入地好友尋王母來如不見愿死在沙場上矣教扶雍上馬令跟隨之人盡脫衣甲好生扶持而去雲引軍望長坂坡而去忽一軍大叫將軍數聲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下小軍護送車仗的被數箭射倒在此趙雲便

問夫人消息軍答曰却纔見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望南趕來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結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視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又問糜夫人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氏并阿斗不知何處我獨逃生至此言未畢百姓發喊又撞一枝軍來雲拔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是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寶刀又有千餘軍跟着乃是曹仁部下健將淳于導押住糜竺正要送去獻功被

趙雲大喝一聲淳于導便舞刀來迎只一合刺導於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趙雲請甘夫人上馬前面殺開大路直送到長坂坡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趙雲曰我跟尋不見王母因此落後安敢反也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子休也趙雲曰王公安在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保夫人先行趙雲仍去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也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處一鎗刺着倒于馬下從者奔走那員將乃是曹操隨身背劍心腹之人

夏侯恩原來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叫夏侯恩佩之倚天劍鎮威青釭劍殺人砍鐵如泥當時夏侯恩自恃無人可敵乃撇却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正撞子龍一鎗刺於馬下就奪那口劍試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聽後軍已到看時馬步官兵漫山寨野盡皆圍定百姓擄掠殺害老小趙雲挺鎗拍馬直殺透重圍回顧觀之將士漸漸消落又殺一陣只剩得孤身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鎗了走不動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趙雲慌來追

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矮牆糜夫人抱三歲幼子坐地土而哭趙雲慌忙下馬入見糜夫人夫人曰妾身得見將軍此子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肉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矣趙雲曰夫人受難是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遇敵軍必當死戰糜夫人曰不然將軍若棄此馬此子亦失矣妾已重傷死何惜哉望將軍速抱此子勿以妾為累也雲曰喊聲又近兵又來到速請夫人上馬糜氏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在將軍身上妾身委實不去也休得兩誤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

四邊喊聲又起雲大聲曰如此不聽吾言後軍來也糜氏好夫人好子龍兩丈夫也阿斗人知子龍保之反知聽得棄阿斗於地上投枯井而死趙雲恐曹軍盜屍推土大人之功更偉也牆而掩之後來史官有詩讚糜夫人曰

賢哉糜氏內助劉君言詞無失進退有倫心如金石志似松筠身雖歸土名不沾塵千載之後配湘夫人

趙雲推土牆而掩之解開勒臂繚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而囑曰我呼汝名可應言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圍住土牆雲乃拍馬提鎗殺出城外攔路者乃曹洪手下副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迎交馬不及兩合一鎗刺晏明落馬身死殺散步軍衝開一條路正走

之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為首一員大將旗號分明乃

是河間張郃趙雲更不打話來戰張郃約戰十餘合趙雲

料道不能勝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趙雲連馬和人顛

下土坑郃挺鎗刺之忽然紅光紫霧從土坑中滾起那匹

馬奇奇此則阿斗係子龍矣一踢而起後人有詩曰

當陽救主顯英雄殺透曹兵幾萬重馬踢紅光離土窟

將軍懷內抱真龍

人馬踢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後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來到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皆是袁紹手下降將趙

雲力戰四將殺透重圍馬步軍前後齊搦趙雲趙雲拔青
前有好馬此有好劍所以子龍愈好也
紅劍亂砍步軍手起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染滿袍甲所到
之處猶如砍瓜截瓠不損半毫真寶劍也却說曹操在景
山頂上望見一大將軍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操急問左右
是誰曹洪聽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願留姓
名趙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
世之虎將也吾若得這員大將何愁天下不得乎可速傳
令使數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要放冷箭只要捉活
的因此子龍得脫此難乃是主人洪福之致也却說趙雲
身抱後主在懷中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關三條

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史官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

只有常山趙子龍 又詩單道幼主之福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關長阪圍四十二年真命主

將軍應得顯神威 又詩單道將軍之能

八面威風殺氣飄擎王保駕顯功勞非子後主多洪福

只是將軍武藝高 又詩讚君臣慶會

風雲起處君臣走驚倒當年曹阿瞞馬上將軍真猛虎

懷中又有蟄龍蟠 又司馬溫公有長阪洞

當陽草當陽草點點斑斑如血掃借問當時何事因子

龍一戰征旗倒曹公軍將魂魄飛殺入重圍保家小至
今此血尚猶存不見英雄空懊惱 林漢泉古風一篇
當年玄德走江陵路次當陽少甲兵忽被曹瞞驅鐵騎
軍民膽落盡逃生趙雲獨仗英雄氣捨命渾如落葉輕
鎗攪垓心蛇動蕩馬衝陣勢虎飛騰懷中抱定西川主
紫霧紅光射眼明斬將奪旗世罕比擎王保駕功業成
我來少憇長阪下斑斑莎草血猶腥子龍子龍在何處
仰天長喚兩三聲全忠全義真堪羨永遠標題翰墨青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熱血污滿征袍止行
之間山坡下兩路軍出截斷去路旗號分明乃是夏侯惇
手下大將弟兄二人一箇鍾繇一箇鍾繇使大斧縛使
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趕來四下喊
聲大起子龍如何逃生正是縱離龍潭又值虎窟未知性
命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天下婦人無不如蔡夫人者今蔡夫人既得曹操殺
之我心甚快也安得曹操再出殺盡今日之所謂蔡
夫人者我心更快也

甚矣史官之無識也竟以逼死王母判斷子龍嗚呼
子龍豈逼死王母者哉三番四覆不肯上馬曹兵在

後阿斗在懷勢忙事急不得不然。吾輩當設身處地
方知其難也。何可太平時節吃飽閒坐恣其品騭乎
哉。况保得阿斗糜夫人亦自瞑目也。何煩後人妄四
譏評乎。最可恨者是議事之人。絕不知任事之苦。而
女肆其譏評也。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據水斷橋

鍾繇乃河內人也。自幼學儒。後來棄文就武。與夏侯惇作
爲副將。當日攔住趙雲。趙雲見背後追兵。又至大喝一聲。
逕取鍾繇。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刺鍾
繇于馬下。衝路便走。背後鍾紳要報兄讐。持方天戟趕來。
馬尾相迎。那枝方天戟。只在子龍後心內。美影子龍大怒。
撥轉馬。却好兩臂相拍。被子龍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
掣出青釭劍。帶盔連腦削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者盡皆
奔回。趙雲得脫。望長坂坡而來。後面文聘又引軍趕來。子

龍已到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鎗立馬於橋上子龍大呼曰翼德援我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之那子龍獨行二十餘里玄德等皆少憩於樹下見子龍血染渾身玄德泣而問曰子龍懷抱何物子龍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遂推土墻而掩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而出凡遇敵軍與他戰數十番奪得青釭砍死無數名將軍兵皆托主公之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回袍內無動靜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阿斗方纔睡着未醒子龍雙手遞與玄德子龍幸得公子無事玄德接過擲之于地指阿斗而言曰爲汝這孺子幾乎損吾一員大將子龍泣拜謝之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史官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
故把親男擲馬前

衆將救急公子皆哭糜氏暫於林中少歇尋覓飲食却說文聘引一枝軍到長坂橋撞見張飛飛取盔掛于馬鞍前橫鎗立馬於橋上倒豎虎鬚圓睜圈眼又見橋東樹木背後塵頭大起又見樹影裡有精兵來往文聘勒住馬不敢近前俄而魏將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遠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瞋目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之

計皆不敢近前。扎在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火急上馬從陣後來。却說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招飄之勢。白旗黃鉞戈戟旌幢來到。料得是曹操。其心生疑。親自來看。張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吾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戰慄。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舊日所言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與吾決一死戰？曹操聞之。乃有退去之心。飛見操後軍陣脚移動。飛挺鎗大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未絕。

曹操身邊夏侯霸驚得肝膽碎裂。倒撞于馬下。操便回馬。諸軍眾將一齊望西奔走。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棄鎗擲地者不計其數。人如潮退。馬似山崩。自相踐踏者大半。皆逃命而走。後史官有詩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吼。

獨退曹公百萬兵。又詩曰：

百萬軍中斬將還。致使曹公盡膽寒。當時因信雲長語。

探囊取物不為難。又詩曰：

玄德兵危日。將軍獨有功。一聲暴雨響橋斷。兩二虹漢。

水西流去林巒落葉空不須誇項羽翼德最稱雄

祖龍圖據水斷橋賦

蜀之諸將惟飛最雄因據橋而決戰當斷水以成功如
激電之煌煌似高虹之凜凜若乃環甲披袍橫鎗立馬
昂然飄舉奮氣凌雲兩眼突睛似奔鈴滿口鑿牙如咬
瓦威震四方名播三國當陽道上如猛虎之盤桓長坂
橋前若天神之守把曹操播威名于四海統千員之將
士驅萬隊之兒郎劍光燦爛如日華旗影雜沓如天光
震五岳而虎視走萬里而鷹揚時也攝伏荊州窮迫玄
德勢振蒼海之龍鬚立挫丹山之鳳翼斬勁敵於須臾

護山河如磐石乃天意之有定遇燕人之勁力虎鬚倒
豎起滿地之風雲環眼圓睜吐轟天之霹靂忽見橋梁
顛撼水波逆流蛟龍奔騰於海島魚鱉踴躍於江洲千
山猛獸齊縮頸而喪膽萬林飛鳥俱失脚而埋頭動九
重之間闔驚萬里之貔貅於是人馬皆奔旌幟盡倒擲
鎧甲於沙塲棄兵器於野草先鋒猛將失寶劍以魂飛
護衛雄兵棄雕鞍而撞腦至若奸雄曹操狡計萬端吞
諸侯於紫塞狹天子於金鑿畧見威風頓絨繡而回駿
馬忽聞姓字墮玉帶以落冠簪蓋因雲長當關官渡一
語曹操寫於衣襟以傳肺腑爲勇烈之高名救孤窮之

先王立功業於三分播英雄於萬古

却說曹操聞翼德之名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逃

回聽得背後人馬趕來驚得魂不附體張遼許褚趕上扯

住馬前環纏曹操倉皇失語張遼曰量張飛一人何足懼

哉丞相回軍急整人馬劉備可擒矣曹操方纔神色稍回

與張遼許褚再來招集人馬却說張飛見曹操軍一擁而

退不敢追趕速掣回曳塵人馬去其枝柯來到橋邊下馬

拆斷橋梁後上馬來見玄德玄德問其故飛言斷橋一事

玄德曰兄弟勇則勇矣但可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

曰曹操深通兵法汝不合拆橋斷梁操追必至矣張飛曰

被吾一喝後軍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

彼將恐有埋伏持疑而不敢進追今若拆之彼必料我無

軍怯而斷橋矣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何懼

一橋而不能過耶彼必追趕矣可從小路斜投漢津棄却

江陵乃望沔陽路而去却說曹操收任軍馬使張遼許褚

來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路已拆橋梁操曰吾失計較矣

他既拆橋斷梁乃心怯也可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橋只今

要過李典進言曰只恐是諸葛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

一勇夫豈有謀也火速進兵却說玄德數騎正行之間漸

近漢津忽有後面塵頭起處鼓聲連天吶喊不絕玄德曰

三國志 第四十二回 五

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吾無路矣。未知性命如何。

劉玄德敗走夏口

玄德將至漢江，背後曹兵趕來。玄德引百餘騎相隨而行。操自拍馬令諸將曰：「急趕上來。」張飛、趙雲聽得回來，抵敵。操曰：「劉備乃釜中之魚，筭中之虎，不就這里擒捉，更待何時？若還走了，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不可挑戰。」一齊向前。眾將齊呼，領丞相命，喊聲起處，却待近前去。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奔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時。」當頭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今時鄂縣借來的兵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

此路截出。曹操一見，知是雲長，齊勒住馬，便回叫道：「又中諸葛亮之計也。」曹軍大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復回來保護。玄德只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于船中，雲長問玄德曰：「二嫂嫂安在？」玄德遂訴說當陽之事，離亂困苦。雲長嘆曰：「曩日獵于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亦曰：「此時亦為國家惜耳。若天道轉正，安知此不為福也。」後來史官裴松之曾貶劉玄德此言非真也。

論曰：當時玄德在許時，曾與董承等同謀，但事泄漏，不克諳耳。若為國家惜操安肯若是謀誅之乎？雲長果此

此時亦為國家借借國家也非借操也腐儒

時勸殺曹操玄德不肯從者因恐懼曹操心腹爪牙之

多也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操雖可殺自身亦不

能免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為雅

言故知以為國家惜而答雲長者非本心也乃飾詞耳

當日玄德正訴之間忽見江南上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

來大鳴戰鼓玄德失色與雲長在倉中視之見一人白袍

銀甲立在船頭上相近叫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

德視之乃劉琦也走過船來相抱而哭琦曰聽得叔父因

被曹操受困小姪特來接應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

正訴情由之間江西南上船一字兒擺開劉琦大驚曰江

夏之兵小姪盡起於此矣今有戰船欄路不是江東之兵

即雲長是曹操軍也如之奈何玄德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

在船頭上乃是孔明也後立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所

來孔明曰自離王公先差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某料

曹操必來追趕趕則王公必敗敗則不從江陵來斜取漢

津矣特請公子來接應某在夏口盡起兵前來接應玄德

大喜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

糧雖然城郭狹小可以久守請王公於夏口屯在公子回

江夏整頓船隻收拾軍器為首尾之勢可以抵當曹軍百

萬之衆共歸江夏則勢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某欲

請叔父暫到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
賢姪之言是也遂留下雲長帶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
劉琦共投江夏而來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一萬軍
截出路口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去奪了江陵星
夜提兵前赴江陵却說荊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
襄陽事務料道我等安能敵得操也只得引荊州之軍民
出郭投降訖曹操即使曹仁入城安民了當秋毫無犯操
入城釋韓嵩之囚加爲大鴻臚鄧義加爲郎中劉先加爲
尚書餘皆封爲列侯安慰了當當日操與衆將商議今劉
備已投江夏而去但恐結連東吳孫權是滋蔓也如此當

用何計荀攸進言曰可差使持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
共擒劉備分取荊州之地永結盟好此意雄壯孫權必驚
憂而來投降其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好一面寫檄文遣
使一而計點軍馬步水軍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
並進船騎雙行沿江面來西連荆陝東接蕪黃連絡寨柵
三百餘里烟火不絕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於柴
桑郡聽知曹操引一百萬之衆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
降星夜兼道又取江陵權集衆將謀士商議大事魯肅進
言曰荊州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江陵有金
湯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今劉表新亡三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
梟雄與操有隙寄寓劉表表惡其能而不能也若與彼
協心上下同力則宜安撫與結和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
以濟大事肅得奉命吊喪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劉
備使撫表眾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心喜而從命如此
克諾天下可定矣今若不往恐曹操先着人去悔之晚矣
孫權聞之大喜即遣魯子敬行却說玄德到江夏與孔明
劉琦共商議久安之計孔明曰今劉琮降操一應錢糧軍
馬皆歸于曹操操今勢大急難搖動不如去投江東孫權
以為應援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

江東人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
萬之眾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聽虛實耶若有人到亮借
一帆風直到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
併吾則無事矣若南軍勝照舊而殺操以取荊州之地北
軍勝乘勢以取江南此遠大之計也玄德曰此論甚高如
何得江東人到正說之間人報孫權差魯子敬特來吊喪
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
時你等曾去吊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積世之讐安得通
報喪之禮孔明曰此非吊喪實乃探聽虛實也如魯肅至
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云只問諸

葛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琦自邀肅入城吊喪收過
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
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遇願聞教誨近知皇叔與曹操
會戰數次必知其情敢問操軍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
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野曾與曹操交
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夏口委
不知其實肅曰每有人渡江說皇叔用諸葛亮之謀兩場
火燒得操魂亡膽碎何言累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
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與肅相見肅曰
我子瑜友也久聞先生才德無祿拜會今幸相遇願聞曰

今安危之事也孔明曰操奸計甚多盡知矣恨力未及而且
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
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亦難保焉能容納
人耶孔明曰雖吳臣不足久居另有去向且暫居之別圖
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東英雄歸附之
者雲屯霧集已據六郡兵精糧足文武俱備今為君計莫
若遣心腹自結於東吳以其濟世業此行若何孔明曰亮
也、孔、明、一、生、只、用、這、着、不、比、今、人、淺、雲、也、
知使君又少心腹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唇舌也肅曰
孔明之兄為江東叅謀官望公既久魯肅不才願請公同
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

可相離豈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詐言不肯。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而行。」玄德曰：「即便回夏口相會。」孔明、魯別、玄德、劉琦上船，望柴桑郡來。此去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甚矣壯繆先生有先見也。有遠謀也。閒中一着，全局都勝。真聖人也不可及也。只為當時先為翼德占了地步，所以今日曹操畏之如虎。此非壯繆先見遠謀，何以有此。故知善為計者，決不在臨時幹辦。定須閒暇做了忙時用也。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肅孔明在舟中共議。肅猛省孔明是箇舌辨之士。去到江東，猶恐惹起刀兵，倘勝則可，倘敗則歸罪於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如見吳侯，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操欲下江東否，只言不知。」孔明曰：「不煩。」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肅連囑數番，孔明含笑。船已到岸，肅請孔明於驛中安歇。已定，肅來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聽知魯肅到，急召入而問曰：「子敬在荊州體探事情若何？」肅曰：「未知虛實。」權曰：「所幹何事？」肅曰：「別有商議。」權將

曹操檄文以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發送使回見
今會衆商議未定肅看檄文曰

操近承帝命奉詞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
望風歸順今統大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獵于江
夏共伐劉備同分漢土永結盟好相見再期宜早回報
肅看畢曰王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虎
豹也今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
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艦檣鬪
艦動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
共之矣其勢如山嶽不敢迎之以愚之計不如降之以爲

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沉吟不
語張昭等又曰王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
六郡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隨於宇下權知肅意乃執肅手
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却纔衆人之意專誤將軍不足以
圖大事衆皆可降曹耳如將軍必不可也權曰何以言之
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爲
操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
軍降曹操欲安所歸乎官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
不過一匹從不過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自
爲已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事權嘆曰諸人議論甚

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保全之計其意須要已定但操新得袁紹近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渡江而到當陽已聞劉豫州兵敗次至江夏相見特問其虛實有一人深知前故特引到此至公試問之權曰是何人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也權曰莫非臥龍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俺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次日早請孔明來見肅又囑曰如見吳侯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亮自見機而變不悞于公肅請引孔明至幕下覲之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戴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衆謀士俱在教肅引領從頭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席張昭等見孔明有飄飄然出世之表昂昂然有凌雲之志張昭等料孔明來下詞說東吳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也久聞先生臥於隆中躬耕隴畝以樂天真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言語挑我遂應答之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而聽高論豫州如魚得水每欲蒞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公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

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吾王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妄言暗獻國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豫州兵屯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閑可知也昭曰若此先生言行相違也聖人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於管仲樂毅愚自幼酷愛春秋深慕二公之為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可謂濟世之才古今之豪傑也今曹操橫行於中國擅行征伐動無不克有順其欲者從而慰之不順其欲者從而伐之宣言曰吾奉天

子明詔誅反討逆因此海宇震動英雄賓服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與生靈興利除害此所謂達則兼善於天下且玄德公未見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據守城池更成今見先生人皆仰面望之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隱迹之士皆拭目而待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何其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漢室先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棄新

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
自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其初也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
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怪之孔明昂然而笑曰鵬飛萬里
其志豈羣鳥之識哉古人有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
殘去殺矣且以世俗病人論之夫疾病之極當用糜粥以
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暫回然後用肉食
以輔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汝若不
待氣脉和緩便投之以猛藥硬食欲求安者誠為難矣以
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奇跡於劉表軍不滿千將
推關張趙雲而已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非

險要之地豫州借此容身正如病勢危羸之極也夫以甲
兵不完城郭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
如以金玉棄溝壑耳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
等輩聞吾之名心膽皆裂雖管仲復生樂毅不死安可及
我哉劉琮投降豫州不知亮嘗數言豫州不忍乘亂奪人
之基業此大義也故不為之當陽大敗豫州見有十數萬
赴義之民扶老携幼不忍棄之旧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
甘與同敗此亦大義也兵書云寡不敵衆勝負乃常事也
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
是韓信之良謀且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國家之大計社

稷之安危自有王謀非比誇辨之徒虛譽妄人耳坐議立
談誰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取笑耶子布
莫怪口直只這一篇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忽於坐間又
一人高言而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于員龍驤虎視
平吞江夏公以為何如孔明視之乃是從事會稽餘姚人
虞仲翔孔明應聲答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
合之眾軍無紀律將無謀畧雖數百萬不足懼也是、是、是、虞翻大
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度口區區求救於人猶言不懼
此真掩耳偷鈴也孔明曰豈不聞兵法云信兵實戰吾王
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退守貞

口待其時也今汝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
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操
賊耳虞翻不能對坐上又一人應聲而問曰孔明效蘇秦
張儀掉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江東也孔明視之乃臨淮淮
陰人步子山孔明曰君知蘇秦張儀乃舌辨之士不知蘇
秦張儀乃豪傑之輩也蘇秦佩六國之璽綬張儀二次相
秦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兔畏
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猶豫不決敢
望於蘇秦張儀乎步騭不能對忽坐上一人問曰孔明以
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之乃沛郡竹邑人薛敬文孔明應

聲曰曹操乃漢賊也綜曰公言差矣予聞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故堯以天下禪於舜舜以天下讓於禹其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吞漢承秦業以及于今天數將終於此今曹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惟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爭之正是以卵擊石而驅羊鬪虎安得不敗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吾以汝累代食漢氏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奸賊蠹國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祖宗叨食漢祿四百餘年不思報效久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惡之汝以天數歸之真

一味蠻罵此孔明之所謂舌戰也這箇衣鉢今日最盛

可笑可笑

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無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敢對答坐上忽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蓆販履之傭夫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公紀孔明笑而言曰公乃袁術坐間懷橘之陸郎乎汝安坐聽吾之論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所謂不敢伐君也其後紂王暴虐至甚武王伐之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太公稱爲義士孔子亦稱爲賢人爲臣不可以犯上此萬古不易之理也曹操累世漢

臣君又無過常懷篡弒之心非逆賊而何昔漢高祖皇帝
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大漢四百年
之洪業至於吾主縱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知豈
以織蓆販履為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論言之
這罵得是
豈不自恥乎陸績語塞坐上一人昂然而出曰雖吾江東
之英俊被汝詞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城
嚴曼才孔明應聲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
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
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機未審平生治何經
典豈效書生區區為筆硯之問論黃數黑舞文弄筆而玩

唇舌乎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孔明而言
曰汝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故立於四科之首孔
明視之乃汝南程德樞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儒
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於父母尊於君王上
可仰瞻乎天文下可俯察乎地理中可流澤於萬民治天
下如磐石之安立功名於青史之內此君子之儒也夫小
人之儒性務吟詩空書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
妙、今、日、甚、危、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為狀元而屈
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何
足道哉坐上諸人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決江河之

水眾皆失色又有吳郡吳人張溫會稽烏程人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之奇才汝等却以唇齒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退敵之策人以口頭之說各負已能政事安在吳侯久等請先生便入以論危安言者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激孫權

來請諸葛亮者何人乃零陵泉陵人也姓黃名蓋字公覆昔隨孫堅破山賊多獲奇功後隨孫策屢有功勳見爲孫權下糧料官當時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

言向不將金石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羣儒不知世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既到江東何故不來見我耶孔明曰亮本事劉豫州理合先公而後私公事未畢不敢私望兄察之瑾曰待兄弟見了吳侯却來敘話魯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上吳侯孫權欠身而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禮蓋爲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請孔明坐謙讓數次遂坐於側乃致玄德之意偷目觀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人才暗思此人只可激不可說且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教獻茶湯

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回答。孫權問孔明曰：「多聞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得相見，欲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決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兵不滿千，將惟三四人，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抗拒曹操乎？」權曰：「操兵共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了呂布，滅了袁紹，收了北番，定了遼東，新又降了劉琮，馬步水軍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明公差矣。曹操統兗州已有青州軍四五十萬，平了袁紹又得四五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荊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之，不下一百

五十萬。亮以一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權曰：「手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何止有一二千人。」權曰：「比公如何？」孔明曰：「如亮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孫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淮備戰船，旌旗蔽空，聯絡數百里，不欲圖江南，待取何地？」權曰：「若有吞併之意，戰不與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金玉之言。」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亦投江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曹操欲除四夷，畧以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方，縱有英雄，無所用矣。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承父

兄基業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
 早與之絕若不能當惟有一計惡惡可以保障惡惡權問曰何計為
 保障孔明曰何不從眾謀士議論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
 權垂首不語孔明曰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并吞之
 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孫權默然不答孔明又言古
 云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此必然之理明公
 不早降曹則江東之地士民俱受塗炭矣也○問○得○好○權曰誠如君之
 言則劉豫州何不降之乎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尚守義
 不屈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若水之歸
 海惡惡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服於人之下乎孫權勃然變

色即起身入後堂眾皆哂笑而散權既怒入後堂惡惡肅責
 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惡惡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面責而
 入先生之言極甚相藐多矣孔明仰面而笑何如此不能
 容物耶吾自有破曹之計汝不下問於我吾何言之肅曰
 果有良策肅令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眾如
 羣蟻耳但亮舉手則皆為蓬粉矣肅聽此言便入後堂見
 權惡惡權怒氣不息顧謂肅曰今汝渡江只道帶一箇好人來
 助吾豈知如是虛謬之人也肅曰吾亦以此責孔明孔明
 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擒操之策孔明不
 肯輕言主公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

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慌忙整衣出請孔明曰適來權小見怒發冒瀆嚴威幸乞恕罪孔明亦謝罪曰適聞亮言語冒犯乞賜寬恕邀入後堂對坐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耳孤不能保全吳地以十萬之衆而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拒此難乎孔明曰豫州新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極多矣關羽率精甲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正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

繡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因兵勢逼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用武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助同力破曹軍必矣曹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州可得吳地無患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喜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再不復議卽日起兵共滅曹操令魯肅傳令遍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張昭得知孫權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急入見權昭曰昭等聞王公興兵與曹公爭鋒王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權不答昭又曰曹公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

足食足兵威名大振焉可敵之休聽孔明之說詞妄動兵
甲此謂負薪救火也顧雍曰劉備數敗與曹公有讐故起
兵伐之江東自來無宛安有併吞之意乎休聽孔明之言
免生國家之患王公自察焉孫權亦不答起身入後堂魯
肅見張昭一班兒出料是諫休動兵慌入見權曰却纔張
子布等又諫王公休要動兵是要投降於曹操文官皆欲
降者有嬌妻嫩子大厦高堂戀以富貴安肯就白刃而為
王公死也孫權曰你且暫退容吾思之肅曰王公若持疑
必被衆人誤矣肅退出外面武將有要戰的文官多有要
降的紛紛議論不一且說孫權在後堂寢食不安猶豫不

決吳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
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謀士或有言降
者或有要戰者欲待戰來又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恐操
不容故猶豫不決吳夫人嘆曰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
夙夜不能忘仲謀何不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
此言斷送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孔明舌戰都是題目正大所以歷倒諸英故知言語
如何服人定須輔理而行方服得人也江東諸公正
欲以言語取勝所以終不能勝耳

第四十四回

諸葛亮智說周瑜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乃伯符之語。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何不請公瑾而問之？權大喜。卽時差使往鄱陽請周瑜。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軍，聽得曹操軍到漢上，星夜歸到柴桑。船已到岸，飛報將來。魯肅與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告訴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胸中自有主張。兄可速引孔明來相見。爲幸。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歇息，人報曰：張昭顧雍、張肱步騭四人來相探。瑜迎接入堂，問慰禮畢。張昭便言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

曰未知也。昭曰：曹操引百萬之衆屯集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王公會獵於吳，雖有相吞之意，尚不曾見其形跡。昭等力請王公降之，庶免江東之禍。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爲彼事欲救其急，故下說詞以激吳侯。子敬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幸得回來，望以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厄，乃公之陰騭也。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周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暫回。明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昭等辭退。人報曰：有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都督。瑜出迎，至坐，各各問慰了。當程普等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

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討虜將軍開基創業，次後與將軍削平禍亂，大小數百戰，遍體瘡痍，方纔占得六郡城池，非一死也。今君侯聽謀士之言，欲納降曹操，此乃萬代之恥笑乎。吾等寧死而不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一言而典兵。吾等願効死戰。周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昂然而起，以手舉其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眾等皆曰：不降。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降也。請諸將暫回。瑜自有定議。程普等辭退。人報諸葛瑾關澤呂範朱治一班兒文官相探，瑜各敘禮畢。諸葛瑾曰：聞舍弟自漢上來，其言劉豫州共結好，破曹公。文武商議不定，是舍弟爲使瑾

不敢多言。專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周瑜笑曰：吾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又報曰：呂蒙、甘寧等一班兒相見，瑜請入所說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周瑜冷笑不止。命左右秉燭，人報魯子敬與孔明在於門首，瑜出中門相等。肅與孔明入見，至客位敘禮已罷，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操驅衆南侵，吳王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意下安在哉？瑜曰：今曹公興兵，以天子爲名，師不可拒，勢不可遏。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便遣使納降。魯肅愕然曰：

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虜開創，至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棄世以來，外事付托將軍，欲保全國家，乃爲太山之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大禍，必主怨於吾。故以降之。肅曰：不然。夫以將軍之英雄，以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勾侵江東也。二人爭辨。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也？孔明徐徐答曰：亮不笑別笑。子敬不識時務也。肅亦愕然曰：孔明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降操，正合理也。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也。必知吾所見矣。肅曰：孔明你如何說此？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彷彿孫吳。天下莫敢當。能當

之者真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亦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者，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僭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一得之，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望北而去矣。周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二人如大木，飄二葉，似千倉，減二粟耳。雖云如此之輕，足稱曹操之願，瑜又問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隆中時有

惡極了，妙極了。

北郡人言操去漳河邊新造一臺，名曰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日工畢。曹操平生酒色之輩，酷愛婦人，久聞江東橋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有誓曰：吾一願得天下，以爲帝王，掃平四海。二願得江東二橋，置於銅雀臺，以爲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妙極惡極惡極妙極去尋橋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得稱心滿意，必星夜回鄴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周瑜曰：有何證驗？孔明曰：曹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

爲天子誓娶二橋瑜曰公能記否孔明曰吾凌文章之華
美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請誦一遍孔明即時誦銅雀臺
賦云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
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
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
滋榮列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挾二橋於東南
兮若長空之蟠螭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
羣材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
鳥之悲鳴雲天垣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運揚仁化於

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
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
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
於東皇御龍旗以遨遊兮遇鸞駕而周彰思化及乎海
宇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離坐指北而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
急起而止之曰昔匈奴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
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雖民間之女
大橋是討虜將軍孫伯符主婦小橋乃吾之妻也孔明曰
惶恐惶恐亮實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

更惡

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要三思免致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寄託安有辱身屈已降曹之理也適來所言故反說以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共聽驅策後史官單道說孫權激周瑜詩曰

若懸河水逆流風雷舌上用機籌高談善動周公瑾
雄辨能驚孫仲謀立志便分三國定鏖兵應為二橋羞
孔明當日心無量西蜀東吳一旦休

周瑜大怒不息與孔明曰來日到府下便議興兵望公助

孔明與瑜同出相別而去來日見吳侯議興兵破曹

操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定計破曹操

却說次日清晨吳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步騭諸葛瑾虞翻龐統陳武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劔佩鏘鏘侍立兩邊孫權教請周公瑾議事少時魯肅入報周都督到了周瑜入見禮畢權曰都督治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已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檄文與

周瑜看了笑而復怒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之相侮耶權曰若何瑜曰主公曾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內有勸吾要降者亦有使吾要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瑾一語決之瑜曰誰請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事瑜問昭曰先生主降者願聞其意昭答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得荊州威勢甚大吾以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艤龐戰艦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當之愚謂大計不如且降當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且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廢之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答曰操雖托名漢

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餘業據江東之地方數千餘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曹操自送死而可降之耶請主公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曹之後患一也操捨鞍馬仗舟船與吳越爭衡二也又遇隆冬盛寒馬無草料三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也此數者皆用兵之忌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廢漢而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

授孤也。瑜曰：「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欲前面奏。」案一角曰：如諸將官吏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授付周瑜，就封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不聽號令者，以劍誅之。瑜授了劍，對衆言曰：「吾奉君侯將令，今率衆破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違違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辭了孫權，便起衆文武各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論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討虜尚未心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不穩，怯曹兵多，懷寡不敵衆之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解，使討虜了然無疑，而大事可成矣。」瑜曰：「先生之論善。」瑜又來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焉。」瑜曰：「來日調撥軍馬。」王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公兵多，寡不能敵衆，餘有何疑？」瑜笑曰：「瑜特爲此遲來開解王公耳。」主人因見曹書，言水陸八十餘萬，而懷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使聞此義，甚無畏也。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以久疲所得袁衆，亦止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狐疑之衆，數雖多，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制之。願王公勿慮焉。權撫周瑜臂曰：「公瑾卿言至此，正合孤意也。」子布無謀，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

失於所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
 選三萬人船筏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
 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前軍稍不如意便還就
 孤孤當親與操賊共決勝負事已定論卿宜向前勿狐疑
 耳周周瑜不見人瑜謝而退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心又高
 吾一頭也久必爲江東之患不如殺之速令人請魯肅連
 夜入帳周兩欲殺孔明真知已也真賞經也真物色也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
 士誠乃萬人之恥笑乎非大丈夫之所爲也瑜曰此人助
 劉備必爲江左之患也肅曰諸葛瑾乃是他親兄可入招
 本人同事孫討虜豈不壯哉瑜曰其言甚善靜軒詩曰

諸葛神機天下少周郎忽起妬賢心三分天下安排定
 空使牢籠巧計深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
 文武諸將聽令程普年長舊爲兄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
 日推病令長子程咨代替瑜傳令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
 乃職方今做得出曹操美權甚於董卓囚天子在許昌屯暴兵於
 境上吾今奉命吊民討罪但以大軍到處不得一舉動擾
 賞勞罰罪並無親疎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兼管本部
 大小戰船五百隻目下便行前到三江口下定水寨別聽
 將令蔣欽周泰爲第二隊凌統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

蒙爲第四隊陸遜董襲爲第五隊呂範朱治爲四方巡警使六郡催督官軍水陸並進而行尅期取齊號令已畢諸將各自本處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客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真知已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日論大事如此真將材也吾如何不服遂親往行營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孔明有上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幸至江左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汝兄弟朝暮又得相見豈不美哉吾待回報子瑜先生不可棄卻也瑾曰瑾自到江左無尺寸之功蒙討虜將軍重用既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

聽命卽時離營上馬逕投驛庭人報知孔明孔明出接入驛舍哭拜各訴疎遠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孔明暗思此必是周瑜教來說我也遂荅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二人讓位皆逃在一處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下不食周粟遂餓而死亦在一處活時一處死時一處我思與爾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之爲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也義與忠孝三者何重瑾曰人以忠孝爲本義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若何瑾曰何謂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能棄

東吳而事劉皇叔此全忠也。想父母墳塋皆在北方。兄若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爲重與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爲重徒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來說他到被他說了我。因此不能回答。辭孔明而起回報周瑜曰若何。瑾曰吾受孫討虜厚恩安敢忘之。耶。盡將此言告之。瑜曰既公忠心事主不必再有多疑。吾有伏孔明之計。瑾辭歸畢竟周瑜定何計伏孔明未知如何。

總評

言及二喬不由公瑾不興兵也。孔明妙處兵在孫不處。

下着所以再無虛着也。

孔明借周郎爲助而反使周郎借爲助子瑜說孔明降吳而孔明反說子瑜歸蜀此皆倒跌法也亦謂之看家拳頭。



